



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

数字阅读大会透视新趋势、新亮点

◆ 段菁菁 吴帅帅

随着技术和内容的深度融合,受众阅读习惯的转变,数字阅读产品早已不是明日之物。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在“快时代”如何“慢阅读”?

新趋势:“一屏万卷”主导全民阅读时代

目前,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人,人均电子书阅读量9.1本,人均有声书阅读量6.3本;与此同时,人均纸质书阅读量6.2本,同比去年减少2.6本……在2021年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发布的一系列数据,都在指向一个事实:“一屏万卷”的数字化阅读将在全民阅读时代逐渐成为主导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已成为数字阅读的重要用户。报告显示,随着启蒙教育时间的不断提前,74.8%的儿童从2岁就开始接触数字阅读,65.7%的孩子更喜欢数字阅读的形式。儿童数字阅读付费增长56.5%,日均数字阅读时长29分钟。

另一份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以儿童绘本阅读平台KaDa故事的百万级阅读数据为样本的报告显示,2020年,三四线城市数字阅读付费人数涨幅高达101.8%。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君说,同卷反馈显示,超过八成以上的数字阅读用户认为,当前阅读行业迫切需要的是提升作品的内容质量和产品的功能性能。“未来数字阅读行业在政策引导与投送平台的密切配合下,将把高质量发展、创作和传播数字阅读精品内容作为首要任务。”

新亮点:数字阅读,让红色教育“打开方式”更鲜活

在珠海市金湾区的图书馆内,一个开放的空间与周围显得有点儿“格格不入”——没有摆放书架和图书,只摆放了24部耳机。在这个图书馆与喜马拉雅APP联合打造的有声阅读空间,74岁的吴俊秋正在用耳机听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声资源。

《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数字阅读平台正在成为主题内容传播的重要平台和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2020年,多家数字阅读平台与“学习强国”平台合作,设置了以学习党的理论、党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板块。读者范丽娟说,电子化的党史理论相关的材料阅读更加便利,同时汇集视、听、直播等类型的数字阅读产品,让党史学习更便捷。

传统出版企业也在通过与富有竞争力的数字阅读平台合作,扩大党的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记王彤表示,2020年,出版社对全国两会等重要主题开展了电子书、有声书的同步出版发行工作。

“比如,我们充分发挥好数字传播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优势,第一时间出版了最美逆行者、抗疫日记等题材的优质电子书,依托学习强国、咪咕阅读等数字阅读平台供读者免费阅读,及时展现抗疫成效,弘扬抗疫精神。”王彤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如何发挥数字阅读独特优势,让红色教育、党史教育的“打开方式”更鲜活、更生动,正在成为全行业思索的新命题。

以《人民的正义》为代表的“十佳数字阅读作品”充分展现了数字阅读创作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咪咕数字传媒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军认为,数字阅读时代仍要坚持以正能量为导向,而数字阅读平台也要引领作家努力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5G+”能否成为数字阅读的一剂强心针?

2020年疫情期间,云书店、云博物馆等让人们直观感受到新技术给阅读带来的变革,但包括5G在内的新基建给数字阅读产业带来的改变并非浅尝辄止。《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指出,数字阅读行业不断探索“5G+”阅读模式,AI、AR、VR等新技术,新模式拓展了云端图书馆、云书店等数字阅读的新空间和场景,数字阅读领域的云服务、物联网进入发展快车道。

“5G+”云上科技亦在本届数字阅读大会的线上线下贯穿始终。记者在现场发现,“5G+阅读”融入活动与展会,AI文创自有IP的元素深度融合,云博物馆、云书店等5G场景,营造出一个新形态的社交阅读空间。

李军介绍,5G融媒融合了3D动画、互动绘本、有声读物、视频、图片等丰富的形式,结合AR技术实现视听一体化的阅读体验,而视听小说则打破了文字小说传统的单向阅读模式,融入了立绘、镜头、动效、配音等“富媒体”形态。

张毅君说,国家对5G新基建的推进以及5G商用提速,将进一步加快数字阅读供给的智能化进程,数字阅读企业也将充分利用这些高新技术条件,加快新型业务布局,探索推出H5与快应用的阅读模式,拓展用户阅读新场景。

暂停与诗意

——华海的《红胸鸟》与生态文学短论

◆ 田忠辉

到底什么是生态文学呢?

我认为,“生态文学”假定了一个“生态”的空间——符合创造者各自心目中的理想主义的生态空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态空间”称为“诗意的空间”,研究这一内容的学术,可以称为“生态诗学”。毫无疑问,“生态文学”和“生态诗学”,实际上都是“人文学”——本质上都是审美主义的人文建构。在实践上,这一建构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在展开的“生态文学”世界里,它有两个轴:时间轴和空间轴。我在华海的《红胸鸟》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秘密被我表述为“暂停”——时间轴的审美呈现;“诗意”——空间轴的审美表达。

华海在他的创造中,继承了古已有之的传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说的是一种“暂停”,表面上看,即从“采菊”这样一个劳作的活动中停下来,去看看“南山”。而实际上,“悠然”两个字,仿佛是一个密码,或者暗号,在提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表达,实质上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这一愿望内涵着“抽离”日常生活的,进入审美生活的“诗意”生活愿望。抽离的实质,是对时间的改造——在日常生活链条中,插入一块与日常生活完全疏离的文学再构事实——心理事实,这种插入,是语词给我们的特权,它用以文字塑造地暂停的方式,在时间的链条中构筑了诗意的空间。空间是时间存在的寓所,空间的语词创造是对时间的叙述——空间创造了时间的“对体”,从而使得时间显形——意识到这一点乃是创造性主体的觉醒。考之于生态文学,时间感要借助空间感来表达,就是借助文字突破时空的藩篱,在空间上创造依托之地。那依托之地,乃是一块“飞地”,是诗人打开神圣之所的创造——是上帝之手的文字呼唤。生态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如此去理解生态文学,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自然”与“生态”之间的争议,避免把“生态”简单的等同于“自然”。

《红胸鸟》辑录了华海近期的创作,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鸟语”“山居”和“火焰”,这三辑的内容即是从文本表达的主旨来命名的,更是蕴藉着某种由平静而奋发的逻辑。从观赏、描述、理解和体验的逻辑,轻轻的一步一步地向我们展现了柔软、静好而充满缠绵爱意的理想自然逻辑。不错,我认为红胸鸟、牛背鹭、蓑羽鹤、反嘴鹬、苍鹭、戴胜、雪鸡、蜂鸟,它们在作者的笔下,都变成了情感的寄托,变成了诗意空间。华海在《牛背鹭》中写道:“它们也会恋爱、繁殖,垒巢于树丛或竹林。我曾听到守在巢边孵卵的一对儿在悄悄低语,那声音温润、轻柔。就像我们的父母偶尔也会背着我们小声说话,说一些家长里短和孩子们的淘气与未来。如今,我的父母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却从异乡牛背鹭的悠悠亲情里,又见到了双亲大的身影,回到了童年的故乡。”我从这段文字里读出了时光中的安逸、静好、平淡的喜悦和哀愁,也读出了寂寞、远行、离别和泪水。作家借助文字塑造了空间,空间中展示出时间——生命的流动。正是在时间轴和空间轴的互动建构中,作者的审美生态环境得以确立。因此,所谓自然文学,一定不等于自然科学,所谓生态文学,一定不等于单纯的自然科学。《红胸鸟》是一部处处着墨的书,“墨”是时间轴,“墨”而成“字”,“字”而成“篇”,这里的“墨”,在起承转合中,以“字”的方式记录的是自然、也是人的生活,更是生命历程中对自我的回归,而“篇”则是作家用整体的创作构成的“诗意空间”。

作为一个词,红胸鸟是一个命名,作为动物的一种,红胸鸟是一个描述。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红胸鸟是自然物种中的一个吗?作为自然物种的任一个体,如果进入文学世界,它们本质上就与人们对它如何描述相关,人类对自己之外的物种的描述都是基于自己的主体意识行为。作为一个核心意象,我们必须把“红胸鸟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搞清。红胸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华海说:“在我所写的各种各样的鸟中,似乎它更接近于幻想。我曾见过一只红胸鸟,它胸口的羽毛像一团火焰,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美。我用散文诗来写红胸鸟,与写其他的鸟及自然物一样,并非只是如实地描摹它们,更多想表达的是对自然的体验和反思生态行为的反省,从而寄寓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之梦。”这个表达再清楚不过了:红胸鸟当然是自然中的一个自然物种,但是在诗人华海的笔下,“红胸鸟”实际上是诗人“暂停”和“诗意”的核心——即审美主义“暂停”与“诗意”时空建构的灵魂。由此,理解以上的秘密在于你要知道:红胸鸟就是所有的鸟。

限于篇幅,关于华海的生态诗学,本人将另文专著,让我们看看《红胸鸟》中的“山居”和“火焰”吧。

“山居”篇写花、写风、写气、写泉、写山、写海、写明月、写江心岛、写天门沟九洲驿站,所有的描述对象,都离不开自然,这是在写空间,更是在写经历,经历以行走显形,行走中隐藏着对这个自然宇宙和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感动厮守,另一种生活的样子:便是“一只鸟叫出寂静的样子”,便是“在静福山”,我依然相信这个秋天的生命,有限,苦难伴随,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火焰”这组文字则表现出了坚韧的力量。虽然“春冷如冬”,却“春雷惊梦”,“一壶相守”,“所有的人都”将“重新斟酌”,以“火焰之手”“在另一艘方舟上”“说”“哦,别怕”,在“春天的路口”,“在寂静中,听到的”是“新生的阳光”,而我“最喜欢的、令人振奋的是”“伫立在人行天桥”,“紫藤花不可思议地紫红起来”。作者才华横溢,单单是“火焰”这一组文字的标题,就可以构成一首在2020年苦难日子里写就的展示不屈不挠的坚韧的诗篇。美好不可替代,那诗篇的美好,我建议诸君去欣赏吧。

无论是“暂停”还是“诗意”,无论是“生态文学”还是“生态诗学”,在语言文字中蕴藉的人类精神才是最有力量的,最能够获得永恒价值的,这是我们理解“生态文学”和“生态诗学”必须具有的人文基础。面对自然,尤其是面对过去一年多“疫情”的肆虐,人们要反身自省,要注重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生,要主动积极地保护生态,随时不能取消极主义的逃避。“置身红尘过,因果不沾身。”固然禅意横生,但是确是沾满了不负责任的名士酸腐气,人类要为自己、社会和自然负责,要主动去奋斗。这不仅仅是康德主义的道德自律,更是人类在勘破自然奥秘过程中的一种责任担当。在文学上,它表现为“审美的唤醒”,表现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期待。作为生态文学的优秀作品,《红胸鸟》塑造了含有这一期待的永恒空间,用“暂停”,用“诗意”,在“暂停”和“诗意”中让这个世界的可爱,让人类更充满希望。

【作者简介】

田忠辉,广东财经大学创意文化与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文学博士。

文化快讯

历时3年拍摄 横跨全球多地 纪录片《零水日》上线

本报记者欧阳近人北京报道

由腾讯集团、腾讯影业出品、腾讯视频独家首播的纪录片《零水日》(DAY ZERO)日前在全球四大洲10余个国家上线播出。该纪录片讲述了南美洲巴西、非洲南非、北美洲美国以及亚洲中国4个国家的水资源挑战。《零水日》首场线下观影会在北京举办。

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夏俊表示,在庆祝第五十二个世界地球日之际,开展观影会等形式多样的地球日宣传活动,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理念,积极践行“节约资源、保护地球”的绿色行为。

《零水日》项目发起人兼执行制片人、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表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并付诸行

动。《零水日》希望能够激发全球对水资源保护的关切,让“保护水资源”成为更多人的行动共识。

《零水日》由艾美奖得主凯文·西姆(Kevin Sim)执导,英国独立制片公司Kco Films/冰岛OoS Pictures担联合制作。

影片讲述了全球各地方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在南美洲,对“地球之肺”巴西亚马逊雨林森林的非法砍伐,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水资源和气候问题;在非洲,南非开普敦在2018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水资源危机;在北美洲,美国中西部产业化农业无限制地地下水开采造成水资源极大消耗;在亚洲,中国西部水资源危机仍在解决中。全片历时三年拍摄,揭示了遭到忽视却在肆虐的全球水危机问题,呼吁全球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群关注水资源保护。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出版

本报讯 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组织召开的《“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以下简称“丛书”)新书发布会日前举行。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共38册,自2016年启动,现已正式出版。与会嘉宾对“丛书”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文化润疆正确导向的努力与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丛书”以文学艺术为载体,宣传新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充分反映新疆民族大团结、经济大发展的新气象,如实地描写新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

抱在一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奋斗姿态和精神状态,赞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疆实践的伟大胜利,真正体现出文艺创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时代力量。

在发布会上,部分作者现场讲述了创作经历,分享了与新疆的情缘。艾贝保·热合曼是该书《一根葡萄藤》的作者。他说:“新疆是伟大祖国的一块宝地,是一个美丽多彩的地方,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我们感到很幸福、很自豪。”程煜创作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新疆》。她深情地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有皑皑雪山巍巍冰峰,有千里戈壁万里荒漠,有茫茫草原辽阔河流;有悠久的历史,有多彩的各民族民俗文化,有厚重丰富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

赵鹏

流光飞舞

无名的河流

◆ 陈华文

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上,河流、湖泊与水田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居住的村落,后面有一条宽50米左右的河流。倘若在北方,这应该是一条很气派的大河了。可在乡亲们看来,这条河流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和长江、汉江比起来,它是无关紧要的,以至于这条河流连名字都没有。我对家乡的所有记忆,都与这条河流有关。

听老一辈人讲,这条河流是府河的支流。而古老的府河,从鄂北山乡一路向南,奔涌到我的家乡,然后在5里外的镇上猛地转了一个大弯,朝50公里外的汉口方向奔流而去。但又有人说,这条河流是从天门流过来的,可依然有人表示质疑。总之,关于这条河流太多的争议。源头在哪里?没有人去考证,也说不清楚。可汇入浩瀚的府河,是确凿无疑的。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这条河流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河流两岸是挨挨挤挤的村落,乡亲们的日常吃水,就依赖它。清澈的河水可以直接喝,两岸的千亩良田也靠这条河流浇灌。夕阳西下,河岸边依次停靠着渔船,细且直的炊烟向空中升腾,那是船夫在做饭了。其中一个船夫,是我的四爹,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胖头鱼汤。待锅里热气腾腾,四爹小停片刻,就不慌不忙拿起葫芦瓢,从河中舀水,再慢悠悠地倒进锅中……

夏天,无名的河流就是我们的乐园。我们不仅在河中摸鱼捞虾,还在河里野游泳。每次奶奶都坐卧不安,生怕我们出了意外,毕竟河流的深处,长满了水草。奶奶不知道的是,我和小伙伴们个个身怀绝技,会像水鸭子一样轻松避开一簇一簇的水草。每年端午节最隆重的龙舟赛,也在这条河流里展开阵势。开赛之前,村里的老人念念有词,祈求河流给大家带来好运。

对这条无名的河流,乡亲们是敬重的,也是爱惜的。

总之,童年的种种快乐与美好,都绕不开这条无名的河流。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河流两岸的不少乡亲,纷纷进入城市打工或者做小生意,赚钱一度成为共同的目标。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人偷偷把河边成片的柳树砍伐了卖钱,还有人竟然趁着夜色用电击的方式捕鱼,甚至有养殖户直接将牲口的秽物排放到河里。

原本清洁的河流,开始污浊起来。

图片新闻

“艺术创享·无废生活”——西部(重庆)科学城“无废城市”主题艺术展日前开幕,这是重庆首个以“无废城市”为主题的艺术展。

此次艺术展由重庆高新区、市生态环境局、市教委、团市委联合主办,面向全市征集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利用、处置的艺术作品。

据介绍,重庆已完成680余个无废学校、无废景区、无废商圈(场)、无废公园等16类“无废城市细胞”创建。

程青竹供图

